

四会党史资料

选辑



中共四会县委党史办公室编印

四会党史资料选辑

(第五辑)

中共四会县委党史办公室编

主编：龙炳森

编辑：黎国荣 陈 锋 黄建灵 赖悦详

封面
设计：陈均浦

四会党史资料选辑

(五)

中共四会县委党史办公室编

广东省四会县印刷厂印刷

一九九〇年七月出版

广东省出版刊物印刷许可证144号

致 读 者

《四会党史资料选辑》(第五辑), 收录了抗战后期四会人民抗日武装起义至四会解放, 这一历史时期的有关老同志的回忆资料二十篇, 和有关同志对这一时期的几个问题的调查考证文章三篇。其内容主要记述了这一时期四会地下党的活动与斗争, 记述了四会人民在党的领导下, 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武装斗争的历史。在编排上, 基本是以时间先后为序的。

本《选辑》的大多数资料, 都在四会县委党史办编印的《四会党史资料》刊登过, 在编入本《选辑》时, 又经过作者本人修改、补充。因此, 如果发现在《四会党史资料》刊载的内容与本《选辑》刊载的有关内容有矛盾时, 则以本《选辑》的资料为准。

在编辑过程中，得到有关老同志的热情支持和有关单位的大力帮助，我们在此表示衷心感谢！

由于我们水平有限，错漏之处在所难免，欢迎读者们批评指正。

编 者

一九九〇年六月

目 录

王炎光同志在四会党史座谈会上的发言·····	(1)
会宁起义中的四会大队·····陈重文	(9)
谈谈大沙自卫队参加抗日武装起义等的一些 情况·····肖占文	(44)
回忆我在广四边革命斗争的一些情况·····叶向荣	(59)
我在会宁边境进行革命活动的回忆·····欧伟明	(73)
在战斗中成长·····林 锋	(82)
——河西地区部队前期发展简况	
参加四会武装斗争的几个片断回忆·····周 锡	(102)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黄田一带革命 斗争的一些情况·····陈伯康	(114)
抗日战争胜利前后在黄田、石狗一带的 几次武装行动·····祝 章	(123)
解放战争时期我队在江谷江林等地的 几次战斗·····江 金	(126)
回忆解放战争时期江谷武装筹粮组 的活动·····何九洪	(135)

回忆黄田税站活动的一些片断……………彭 炎 (140)

党和群众心连心……………李 珊 (145)

回忆冬瓜窿突围……………简 洁 (148)

五打威整……………吴 汉 (152)

战斗在敌人的心腹地带

——回忆解放战争时期四会清远三水

边区的武工队活动……………林 鵬 (157)

回忆四会独立大队的建立和活动……………谢剑影 (183)

战斗在四会的平原地区……………罗 曼 (215)

参加四会武装斗争和政权建设的

片断回忆……………张乃夫 (225)

回忆四会肇庆的解放……………周 力 (242)

四会全面解放、人民举行劳军……《现象报》 (246)

关于“黄坑会议”①会址问题考证……………赖悦祥 (247)

冬瓜窿突围时间之我见……………赖悦祥 (256)

关于四会解放日期的勘误和考证……………赖悦祥 (261)

王炎光同志

在四会党史座谈会上的发言

今天有机会同许多老战友聚会在一起开党史座谈会，我感到非常高兴。关于四会的革命斗争史，无论是地下党的斗争史也好，武装斗争史也好，昨天许多同志都讲得很详细了，刚才欧新同志将四会的武装斗争史也讲得很详细了。我过去也写过一些这方面的书面材料，今天只是作一些补充就是了。我同西江党的接触，特别是同四会、广宁地方党的接触，是从一九四四年下半年开始的。那时正处在困难时期，就是粤北省委被破坏之后，我党刚刚恢复活动的时候。这段时间就是我们克服困难、度过困难，坚持和开展革命斗争，逐步争取胜利的过程。这个时期也可以分两个段落：一段是粤北省委被破坏后重新恢复党的活动，开展武装斗争到日本投降前后；一段是日本投降和“东纵”北撤之后，到一九四七年华南分局决定恢复武装斗争，我们返回西江，恢复地下党活动，开展人民解放战争。现在我先将这两段的过程简单讲讲。

粤北省委被破坏这一段，欧新同志刚才已经讲得很详细了。粤北省委被破坏后，组织上决定我和欧新留在韶关做善后工作，到一九四四年七月一日，正是党的生日，欧新带着我和电台一些同志，搭船离开韶关，经清远、三坑、迳口到四会大沙，我就是从那时开始认识黄显声、黄梅、陈德等同志的。我们在大沙住了一两晚，便到第二站黄岗。在黄岗认

识了陈锋同志，之后我们经广宁过禄步，到郁南，时间大概是七月中旬左右。我这次只是路过四会，开始接触和认识四会一些地下党的同志，工作上、组织上无发生关系。那时陈德等人的组织关系仍然在西江特委，在冯燊和张华那里。冯燊是西江特派员，张华是副特派员，我们到了郁南之后这一段的情况，昨天欧新讲得很清楚了。一九四四年底欧新从东江纵队回来传达尹林平同志的指示，决定成立西江临时工委，同时决定冯燊、张华、殷丹、我、黎百松等去“东纵”归队。西江临工委就由欧新、唐章、谭丕桓等几位同志负责，分开南北两岸，主要任务是恢复各县地下党的组织活动和组织武装起义。我们几个人一月份到达东纵司令部，住了约两个多月。陈锋、林冰那时在罗浮山参加东纵举办的青训班学习。一九四五年三月，在尹林平同志主持下，冯燊、张华、李殷丹、陈能兴等研究西江工作问题，决定派我再返西江，并将西江北南两岸分开，南岸归粤中，北岸成立一个广宁中心县委，以广宁为中心，包括四会，也包括将来准备发展的高要、德庆一带西江北岸的地区，但实际上工作主要是广宁、四会。上级指定我当书记，欧新当组织部长，谭丕桓当宣传部长。欧新二月份已经在广宁、四会发动武装起义，故同时负责军事指挥。会宁武装起义时我同陈锋都不在，是会宁武装起义后，派人去报告情况，才决定成立广宁中心县委的。当时，在青训班调陈锋同我一齐返广宁，组织上还给了我们一些活动费用。陈锋带着我返回四会黄岗，在陈锋的村里住了几日，了解情况，觉得从那里直接到广宁有危险，就转到广利，通过曾在郁南美行鞋店工作过的黄雄（雄仔）的关系，在广利住了一晚，第二天，从广利到水南经中村、宾坑入罗汶，找到

欧新传达上级指示，成立广宁中心县委。主要任务是坚持武装斗争和迎接珠纵部队上来。迎接珠纵部队是个紧急的任务，但当时不知是梁嘉整个司令部上，以为是派一支部队上。广宁中心县委成立后，加强了对武装斗争的领导，派黎百松去郁南都城传达上级的指示，派陈锋返四会。

陈锋返四会有几个任务：一是了解敌情，因为要迎接珠纵部队上来。二是检查珠纵经过的地方有什么问题，并想法解决这些问题。陈锋返四会前，欧新已经派了几个人回去了，陈锋回去主要是检查有什么问题和帮助解决这些问题。三是上面讲的，我们从东纵回来时组织给了我们一笔钱，我们在广州买了东西，要想办法把这批东西运上广宁。四是在四会恢复或重新建立地下党组织，因武装起义时四会地下党差不多全部党员都参加了起义。陈锋返到四会，主要靠原来的一些关系，开展活动是困难的，我们之所以派陈锋回四会，因他无参加起义部队，他的身份无暴露，陈锋在罗汶是半公开半秘密的，在部队无委任什么职务，经常出出入入。当时杨明同样返来，杨明在部队管组织。

我们约在三月底返到广宁罗汶，初时以为珠纵部队很快会上来，结果他们约五月份才上来（梁嘉插话：我们三月中旬接到命令，五月中旬上来）。当时珠纵整个司令部除了林鏊云无来之外，其他都来了。梁嘉任珠纵政委，谢斌任副司令，刘向东任政治部主任，周明迟一些来，大约有五百多人，主要的最好的武器都带了上来，是一支相当精锐的部队。在罗汶会师时军威大振，珠纵上来后，实际上统一领导统一指挥归他们，但组织形式未统一，部队党委有部队党委，地方党委有广宁中心县委，仍然是两个组织，但是采取临时联

席会议的办法，我参加联席会议，有时重大的事情欧新也参加，就是通过这样的形式，实行统一领导，统一指挥。珠纵上来后不久，在罗汶附近打了几次仗。在金坑迳遭到敌人伏击以后，在黄坑开会总结，梁广同志也参加了，决定分兵过河东五指山，开辟五指山根据地。这段时间，我一直跟着部队活动。四会主要靠陈锋，杨明也去了一两次四会，陈锋在广宁四会之间进进出出。总之，四会方面的具体工作，如地下党的恢复、重建等都是由他负责。当然，有的战斗陈锋是在场的，如五指山战斗他是在场的。这一段是这样的情况。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投降之后，我记得梁嘉去找到尹林平同志，讨论日本投降后在新形势下怎样工作，返来传达就组织上统一了，十二月成立西江特委。梁嘉是特委书记，谢斌同志是特委副书记，我是组织部长，实际上我管地方党的工作多些，刘向东是特委宣传部长，实际上是管部队方面的思想工作，党的工作。我跟随部队活动，有时下去德庆等地方，当时因日本投降后有个情况不同，过去一河两岸大家分开，准备建立边区这样的性质的。西江河以北粤汉铁路以西一个地区，西江河南岸同粤中合并了。日本投降后情况有变化，西江河两岸重新取得联系，所以我又去郁南都城，而且去云浮唐章处，见到粤中部队负责人谢立全和周天行等同志，同他们取得联系，这是日本投降前后的一段情况。

一九四六年五、六月间，东纵北撤，广东暂时停止武装斗争，以东纵骨干为主，其他各个地方也有少数同志参加北撤。我们西江部队一个蔡雄参加了，叶向荣参加后返转头（插话：还有李英）。当时的处理是一部份武装骨干缩入去怀集、四雍一些深山大林长期隐蔽等待时机，其他的干部能

隐蔽就隐蔽，不能隐蔽的就往大城市撤退。那时准备开展和平合法斗争，有的走去香港，有的去其他大中城市，梁嘉去了香港，我调到广州去。当时我估计陈锋在当地很难立足，就叫他去郁南暂时立住脚先，这段大概是一九四六年五、六月间的情况。

一九四七年初，我去香港向香港分局汇报工作。三月间，香港分局决定重新恢复武装斗争，因为当时内战已爆发，日本投降初期订立的“双十协定”，被国民党蒋介石一手撕毁，越来越加紧向我们解放区进攻，所以当时香港分局决定重新恢复武装斗争，派梁嘉返广宁召集隐蔽在大山里面的部队骨干，我返来恢复地下党工作，当时同梁嘉约定，他是李山带路向大山方面进发，我就在广州返来清远立足，在清远住了几个月，将地下党的组织安排好联系好，建立了一些交通站和交通线，因为当时广宁、四会恢复武装斗争必然要同广州香港取得联系，这条交通线是很重要的，交通线不外两条，一条是通过西江河，郁南那里始终是据点，通过广利禄步、水南入广宁。另外一条线是清远，通过清远城到秦皇山游击区到广宁四雍。恢复武装斗争之后总部就在广宁四雍嘛。所以要将这条交通线布置好。清远虽然是属于北江的，不是属于西江，但是清远、四会是交通线，一个是游击队秘密交通，一个是买医药弹药补给，一个是交通线，一个是补给线，所以要布置好这些工作。到一九四七年底这个任务完成之后，我就返回广宁四雍同梁嘉汇合，跟随部队活动，后又返回清远那边同马奔一个团，我当团政委，马奔当团长，在秦皇山那里活动，实际是开辟广四清边区，后来发展到英德、阳山那边。

一九四八年八月，广宁四雍受到扫荡，主力部队撤出四

雍转移到广四边区一带，经过整编，成立连江支队和绥贺支队，绥贺支队是叶向荣那处绥江河，德庆、怀集、那边，成立连江支队就上阳山、连县、连山、开辟湘南根据地。连江支队由周明同志任政委，冯光同志任支队长，还有马奔同志等。后来，上级还决定成立粤桂湘边纵队，但来不及公开宣布成立就解放了，大体上的情况是这样。

现在回忆起来，当时的工作和生活的情况，无论是地下党的活动也好，还是游击队武装斗争也好，我觉得有几点是好突出的，因为地下党我参加过，游击队武装斗争我也有份参加嘛。当时我们大家有种想法，实际上也是这样做的，党叫去哪里就去那里，党叫做什么就做什么，无考虑自己个人得失，当时大家都这样的。在这样困难时期怎样度过困难，克服困难，怎样坚持斗争到逐步争取胜利，党叫撤退就撤退，党叫返来就返来，返来去哪里就去那里，大家都是一样，从来没考虑做什么工作有什么危险，做什么工作有什么便宜，根本没这样考虑过。那时的组织观念很强，上级决定的，一定坚决执行，不但无讲价钱，而且其他的想法都没有的。这点是很突出的，大家都是一样的，没有什么区别，这是第一个特点。第二个特点是当时处在困难时期，我们无想到革命胜利会来得那么快的，特别是东纵北撤之后那段时间，那时就是“长期斗争”几个字，什么时候接命令恢复就恢复，根本无想到解放战争三年半就胜利，这是根本意想不到的事。更加没想到胜利之后自己当什么官做些什么，那时我们流行一句话是“什么时候牺牲见到马克思就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任务”。大家都是这样想这样讲，而且都是这样做的，随时准备牺牲，根本无想到自己日后怎样的。昨天何俊才、温

盛湘同志讲，其原因就是一个革命理想，一个组织观念，革命理想是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入党时就是这样举手宣誓；组织观念就是党叫怎样就怎样，这是第二个特点。第三个特点是同志之间的关系，无论地下党或游击队同志之间的关系很融洽，党群关系，干群关系，都是鱼水关系。同志之间有不同意见展开思想斗争，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是常有的。地下党时有，游击战争时亦有，有时甚至在会议上争论得脸红耳热都有，但吵完之后大家关系非常之好，上下级之间领导同被领导之间，党群之间都非常好。在地下党内一见面称同志比什么都好，同志见面非常欢喜。文化大革命中讲什么亲不亲路线分呀，那时是阶级亲，同志亲，后来被文化大革命搞歪了，所以这也是我们能够在这样困难的情况下，坚持下去，并能够逐步取得胜利，这点是很重要的。这些对今天来讲，我觉得很有现实意义，我们要恢复过去的优良统和好的作风。五十年代还有，党内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是好正常的，大家都认为批评就是帮助。后来就不行了，动不动就整人，有时批评一下就被认为是谁整谁，老虎屁股摸不得。不讲是批评呀，稍为有一两句就跳起上来，但那时你有错误一方面开展批评，自我批评，有时展开必要的斗争，但总觉得党内、部队内的政治生活好正常，好自然，这是很重要的特点。现在回忆起来，今天我们讲党史，总结经验教训，将党的英勇奋斗的历史，能够整理保存下来教育党员，教育群众，教育自己，这是个很重要的问题。总之从昨天一天大会发言和大家平时都感觉到广宁、四会是有光荣的革命历史和传统的。广宁、四会的党和人民是非常之好的，这点是有大量事实证明的。广宁和四会的老区是经得起考验的，作

出了重大的贡献。但在解放后历次政治运动中，在“左”的思想影响下，产生了许多不正常的事件，其中土改时以反地方主义为历史背景的土改整队，在土改整队中关于广宁老区问题的错误结论带来了严重的后果，使到老区的群众遭到好多困难，在这一方面我负有好重大的责任，这点我已经几次向组织上写过材料表明了自己的态度，提出建议尽快去解决遗留问题。当我听到关于老区情况的反映时，或老区群众写信给我要求解决问题时，我内心非常之不安。总之，现在除了认真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之外，希望能够将这些遗留问题解决好。要解决这些遗留问题，首先要思想认识上取得一致。如果说过去一段时间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或者粉碎“四人帮”之前大家思想认识不一致，使问题拖了很长时间，现在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正确路线的指导，纠正左倾错误，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党的政策的实践，广东省委又对地方主义问题作出了正确的结论，予以平反，在这样的情况底下，是非完全可以搞得清楚了，现在是彻底解决的时候了。我有两点殷切的希望：一是过去错就错咯，现在彻底将问题解决好，如有未处理完的，未处理透彻的，希望能彻底处理落实，这是第一个希望。第二个希望是我国现在整个调整时期，当然困难不少，但老区的困难由于长期的历史原因，困难特别大。所以希望给老区有一个休养生息的机会。总之希望将老区问题解决好，当然不等于放弃新区，因为今天老区特别困难，所以强调一下这方面。在解决老区问题的同时，把新老区建设好，大家共同向“四化”进军嘛，邓小平同志说：“团结一致向前看”嘛，今后一定能够搞好，我今天就讲这些。

（1931年10月）

会宁起义中的四会大队

陈 重 文

本文于一九八〇年秋已经写成，并在《广东文史资料第三十六辑》刊登过。该文为地方党史资料之一，于一九八二年三月二十日，又被《四会党史资料第二十期》刊登。至今，时隔八九年了。当中，得到当年曾参与起义的同志的关心，并提供了一些资料，这就使得在时间、史实、人物等方面得到了补充，现付此文字，以资补正。

接 受 任 务

一九四四年，由于国民党顽固派继续执行不抵抗日本侵略者的政策，以便专门储备力量反共，正面战场节节败退，致使大片国土继续沦丧，日军打通了粤汉线，广东临时省会曲江亦陷于敌手，日军直迫桂、黔、川。此时，广东大片土地已成敌占区，广大人民群众处于国破家亡、水深火热之中。

同年七月十五日，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指示中共广东省临委和广东军政委员会，“在华南沦陷区组织和发展敌后抗战的人民军队和民主政权”，“拯救华南人民的责任，不能

希望国民党，而要依靠我党及华南广大民众”。八月初，广东省临委和广东军政委员会及各区负责人在东江大鹏半岛土洋村举行会议，传达贯彻中央指示。明确武装斗争是当前的中心工作，号召共产党员都要参加武装斗争。

当时，四会、广宁两县地下党是由西江特委领导的。其时正是“粤北省委事件”后停止组织活动之际，但西江党组织仍派人往东江参加了土洋村会议，欧新同志是其中一人（冯燊同志是否在会议后已先行向四会党组织负责人陈德打过招呼，仍有待考证），他从肇庆返回四会、广宁时，先在大沙找到了陈铮郎（又名陈甦）同志，再在黄岗找到了停止组织活动前的四会地下党负责人陈德伦同志（后称陈德、又名陈志侯、章源），欧向陈详细地传达了“土洋会议”的整个精神，要求陈德、黄显声、陈铮郎等认真做好两方面的准备工作，一个是做好准备恢复党组织活动的工作，一个是想方设法掌握武装，做好抗日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恰巧此时驻在大沙一带的四会县战时集结队第三大队大队长区国器，他要求黄显声到第三大队去协助他的工作。陈德等人经过研究之后，认为是我党掌握武装的一个好机会，便决定黄显声到县集结队第三大队去。区国器又将黄显声封为大队副，并把大队的工作交给黄显声处理（区国器是个律师出身，他不会带兵，当时身体又不好），那时，陈铮郎已打入村美乡当乡长，他掌握了一支有十多人的大沙自卫队。

陈德是笔者小学时的老师，政治上的启蒙人，宗兄，时因日军于九月下旬第一次侵扰县城，县第一中学已停办，我失学在家。他对我说，以后别再读四会中学了，有机会时再去读些新式的学校，现在你就和我一起去做些该做的事情。